

从镇海骆驼街道沿骆慈线一路向西，穿过道路两边队列般整齐的水杉林，直至青山移步眼前，便是到了汶溪村。

汶溪因溪得名，《四明志》中记载在南宋时称为门溪市。汶溪以前隶属慈溪县城关区，1958年被划归镇海。村中遗存人文古迹众多，走进汶溪村，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古村遗风。村民口口相传，这里是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的故乡，更给村庄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# 汶溪遗梦



八部庙外景

## 老街昔日的繁华

越往古村里走，越宁静悠然。沿河畔有一座马义大屋，是中西合璧的民国宅院，外观独特，气势非凡。院落坐北朝南，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，由台门、主楼、两侧厢房组成三合院，檐柱上雕有“牛腿”“雀替”，雕凿华丽精美。潘振德介绍，这座老屋的屋主是当地早期的石作坊大户，发迹后回乡建造了此宅。

离马义大屋不远处是八部庙。八部庙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，由前殿、戏台，后殿三部分组成，跨街而立，颇为奇特。庙中有一座过街亭古戏台，整个戏台设有四柱和藻井，戏台顶层造景为斗拱状木结构建筑，并有挂灯木梁，做工十分考究。

潘振德说，八部庙每年都要举办大小祭祀活动10多次，另有庚申法会。正月里，庙里还会请蛟川走书名家来唱《杨家将》和《赵匡胤》等曲目，好不热闹。尤其是农历2月21日那天的祭祀活动，摆上七大桌饭菜，村民来吃饭都不收钱，庙内座无虚席，其乐融融。

旧时沿汶溪河建有东西向街道一条，名汶溪街，现称老街。老街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。史料记载，元时其地民物富庶，商贾云集，是慈溪来往镇海的交通要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镇上设有供销社、合作商店20余家，农副产品均沿街设摊交易。潘振德回忆起当时人潮涌动的情景，街头两边小商小贩云集，生活器具、生产工具、四季时蔬、糕点饮食琳琅满目。

如今，大部分建筑仍保持着最初的模样，但今非昔比，店面房屋砖瓦斑驳，门窗渐朽。老街仅存理发、穿棕梆、弹棉花等几家老行当。

## 传说曾是文种的故乡

2007年，镇海区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汶溪村文种故里桥因此被发现，也随之揭开了汶溪与文种渊源甚深的秘密。

据史书记载，文种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臣，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大功。

潘振德今年81岁，对村中历史知之甚多，他说，“汶溪有文种故里桥、文种书院、文种凉亭等遗迹和传说，其中文种故里桥保存得最为完整。”

文种故里桥在汶溪东街尽头，南北走向，桥长6米，宽2米。桥的始建年代已无从可考，相传是文种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，乡人为纪念文种而建造的。桥梁东侧镌刻“文种故里”四字，落款署“民国三年重修（1914）”。1928年，当地秀才郭玉恒曾出资予以修缮。

对当地人来说，文种留下的不仅仅是遗迹，还有习俗。在汶溪一带，至今流传着童生入学，不拜孔子拜文种大夫木牌位的习俗。潘振德说，小时自家长辈就提到过，汶溪一带读书人，自古只敬文种不拜孔子。

除了文种故里桥，佐证汶溪为文种故里的史料还有不少。清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腊月建立的汶溪河浚河碑，碑文中记叙疏浚汶溪河的全过程：“慈邑之冬，众山之水汇淹，其水倾泻成文，故名文溪，或曰：春秋时文大夫种故里。”光绪《慈溪县志·慈隐庵》亦载：“庵内祀文种大夫，因原是文种故里”。雍正《宁波府志》对汶溪与文种故里之说的渊源也有涉及。

年代悠远，史迹湮没，文种的出生地、隐居处、读书场所、曾经造访地，国内学术界尚有争议，汶溪是否真为文种故里还需更多考证和研究，但潘振德始终确信：历史上确有文种其人其事，且他在汶溪留有大量遗存。



八部庙

## 老行当里的坚守

老街理发店店主孙永定在老街已开店40年，他十多岁开始从业，店里的许多物件和他一样都上了“岁数”。

理发店店面不大，只有十来平方米大小。煤球炉，老式热水瓶，墙边立一排抽屉，屉上散放着一些剃头工具，墙上还挂着一条有点“年岁”的刮刀布。老屋老行当，要是再有一台留声机，还真是像极了旧上海时的理发店。

每天早上6点，孙师傅总会准时出现在店门前，慢悠悠卸下门窗上的木板，静等老主顾的光临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
“滴滴滴”，随着一阵喇叭声，孙永定笑呵呵地走到门口：“哟，来啦！”来者骑着一辆电瓶车：“嗯，剪头发来了！”来人边说边飞身下车，熟练地走进店里，在洗脸盆前坐下。孙永定快速在他脖子上裹上毛巾，倒上洗发水，揉搓起来。

“老样子剪？”“嗯。”一听这口气，便知是个老客户了。“我就住在老街外，隔一段时间要剪头发都会过来。一直是老孙剪的，认准了老手艺，别的地方都不习惯。现在的理发店，哪有这里仔细啊，又贵又不舒服。”

从前剃头只要1元，现在涨到15元。“剃平头时间要久一点，都是剪了几十年的老顾客了，不能马虎。”孙永定这一剪就是40年。

记者 吴丹娜 文/摄



马义大屋



孙永定给顾客理发